

有一種生活叫西海固



《西海固筆記》 / 季棟梁 著 /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

【新華網】“我從隴上走過，隴上一片秋色，枝頭樹葉金黃，風來聲瑟瑟，彷彿為秋色謳歌……”六盤山古稱隴山，圍六盤山坐落的西海固有隴上之稱，這首歌是西海固人的最愛。然而昔日從西海固大地走過，每當這首歌響起，人的心情萬分悲涼，殘山陋地，土霧迷茫，滿目荒蕪，“秋色”一度是西海固人心中最慘烈的痛，這片十年九旱的土地上曾創造了畝產五公斤糧食的記錄。說起生活，西海固有句經典俗語：“貓兒吃糞子——總在嘴上抓挖。”生活之難，貧窮浸入骨髓。

“西海固的貧窮，顛覆你的想象！”這句話在網絡上火極一時，炙烤着西海固。在網絡上輸入“西海固”，還未點擊搜索，“西海固到底有多窮”“西海固，那裏有你想不到的貧窮”“中國最貧窮的地區，生存環境難以想象”等條目赫然閃現，清朝大臣左宗棠奏折中長嘆“苦瘠甲于天下”和聯合國糧食開發署給予的“世界上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”，兩個泰山壓頂般的“定語”更是代言了西海固。西海固的貧窮被冠以中國之最，在全國聲名顯赫，祇要提到貧窮必然提到西海固，你能聽到西海固五花八門的“貧窮”。

歷史上西海固是個大地

方，與中國諸王朝更迭扯着關係。歷史這樣描述：中國遠古文化發祥地之一，舊、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活動，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結合帶，絲綢之路、蕭關道的必經之地，六盤山地勢險峻，歷代兵家必爭的軍事要塞，歷代王朝從未放棄對西海固的經營，戰國時期設烏氏、朝那縣，西漢置安定郡，北魏置高平鎮，北周置原州，明置固原衛，清升直隸州……秦始皇祭祀朝那湫、漢武帝六巡安定郡、唐太宗觀馬牧于原州、成吉思汗避暑六盤山……戰國秦長城、蕭關、唐朝七關、安西王府、九邊重鎮……這是一片飽經滄桑的土地，城、堡、營、關，歷史遺迹遍地皆是，一個極不起眼的村莊，可能跟一段改朝換代的歷史緊密聯系。然而，有着幾千年豐厚歷史的西海固，却貧窮了幾千年，經濟凋敝，社會閉塞，民生維艱，擊壤而歌，歌聲如泣，至新中國成立後，西海固為國家確定的 14 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，西海固所涵蓋的 9 個縣區皆為國家級貧困。

這是一片紅色浸染的土地，紅軍三次經過西海固，紅軍西徵的大本營，毛澤東、周恩來、鄧小平等諸多領導在這片土地留下深深足跡，六盤山，長徵路上紅軍翻越了 18 座高山的最後一座高山，毛澤東登臨，寫下了氣

壯山河的《清平樂·六盤山》。1936 年紅軍會師于秦昭襄王時期修築的將臺堡……新中國成立以來，這片土地始終牽動着中南海，國家一直在扶貧西海固，1982 年開始，中央決定實施“三西”扶貧開發計劃，西海固首開有計劃、有組織、大規模“開發式”扶貧的先河，四十年強勢推進，風生水起，2020 年與全國各省地同步脫貧邁入小康社會，這無疑是一個奇蹟，以致一些人發出“真的假的”的疑問。不到長城非好漢，圍着六盤山坐落的西海固這脫胎換骨的千年之變，所擁有的正是走好新的長徵路的革命精神支柱。

“窮了多少年，再遠的不說，就從地動那年（當地人稱地震為地動，1920 年 12 月海原大地震，死亡最新研究數據 28 萬人，震中海原縣死亡率超過了百分之七十）說起，人還沒緩過神來，又是民國十八年大旱，老人手裏年年討吃，賣兒賣女的事都有過，一遭災荒就生土匪，又跑兵又跑匪的，沒人管麼，窮根扎得深，吃飯靠糜子，穿衣靠皮子，老羊皮襖皮朝外，白天穿，晚上蓋，日子打住了還能賣，多少年了，過得就這麼個日子麼……”

在海原縣一道山梁上，一位躡在梁頂瞭遠的老漢跟我說，“哎呀，‘三西’農業建設、‘雙百’扶貧攻堅、千村扶貧整村推進、百萬貧困人口扶貧攻堅、東西對口協作、閩寧模式、千年之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……哎呀，國家把心思用上了，把錢花上了，要沒有國家這麼的幫扶，哪能就把窮帽子給抹了，還與全國其他地區一同脫貧奔小康，做夢都不敢想哩，感謝得很啊，咱們這裏 1935 年過紅軍，共產黨沒忘記咱們。”一識字的老人能把國家扶貧戰略一個不落地說出來，足見這些政策推進得扎實，深入人心。

人富了，地肥了，山青了，水綠了，風香了，景美了，脫貧致富與生態建設相結合，生態移民、退耕還林、封山禁牧、小流域治理等組合拳，西海固生態大為改善，對氣候產生了影響，降雨量由年均二三百毫米增加到七八百毫米。山梁、溝壑、田野、院落，一叢叢、一樹樹的花恣意綻放，更美麗的景致在於牡丹、藜麥、萬壽菊、文冠果、油菜等既有生態價值又有經濟價值的特色種植，以及旅游扶貧示範區、供港蔬菜基地、農家樂、綠色企業…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，遊客來了，企業來了，“我從隴上走過，隴上一片秋色……”如今從西海

固大地走過，這首歌的旋律在西海固大地縈繞，誰不為西海固呈現出最壯美的“秋色”謳歌呢？！

城市的大門向農村敞開，西海固人逃難似的逃離西海固去打工，土地撿荒，村莊空殼，一個村莊見不到幾個人，有一回走進一座村莊，連續經過幾戶人家，都是鐵將軍把門，人走院空，有的院牆、窑洞都塌了，院裏的果樹花却開得生機勃勃，詩意盎然，呈現出“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，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東風”的詩境，好不淒涼，“都種鐵杆莊稼去了，村裏孤得狼嚎哩，三年了沒擺過一次婚宴啊，沒有人咋行呢？可不出又咋行呢？”村幹部也無奈，我寫了《上莊記》。

大學生村官看了，見了我笑着說：“西海固值錢了，看誰都像老板了，西海固人找回了自信，曾經外出打工的都回來了，搶抓機遇般回鄉創業，奠定了鄉村振興的精神基座。外省人也往這裏來了，福建、廣州、江蘇、浙江、雲南、四川、貴州……以前是天下有海固人，現在是西海固有天下人，秋風蕭瑟今又是，換了人間。”

西海固煥發了青春，西海固人所呈現出來的精神面貌由以前扶貧中的被動改變為主動，他們的一個個細胞被激活，由以前對“生活”詮釋為“生下來活下去”呈現出“生如夏花之絢爛”的壯美，他們找回了自信，他們不再躲避人了，走進村子，他們熱情地請你進屋，有話了，愛說了。在上馬村，一位老者這樣說：“以前見了人往溝裏躲哩，現在見了人往家裏惹（惹是招惹的意思）哩，以前日子過得有皮沒毛的，活得難腸得能把人羞死，來了也不敢請到家裏。”

西海固脫貧是舉世矚目的大事件，彰顯着中國扶貧的歷史深度。如何將這部詩史性作品寫得扎實厚重，散發着泥土的芬芳？如何寫出西海固深及生命深處最根本的千年之變？如何寫得細膩、樸實、可歌可泣？

採訪四好路時，一位村民說：“車到山前必有路，有路還是四好路。路通了，人富了，來人都是姑舅了。”第一書記老劉介紹說：“你看說得好不，你祇要把事幹下，老百姓會給你總結哩。”

中莊水庫解決了 140 萬人口的吃水問題，徹底解決了西海固人的飲水問題。在中莊水庫遇到一位老人，他眯着眼睛躡在水庫邊，他家離這二十多裏，一直順着水走來，“專門看水來的，”

老漢感嘆道：“哎呀，以前啊死水怕個勺勺，給水拉長工哩，沒見過這麼多的水，沒見過這麼清亮的水，看得久了，眼睛都清亮了。”

始于吊莊的大搬遷二十多年，搬遷 123 萬人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集中搬遷人數最多、組織程度最高的農村人口大遷移，緩解生態壓力。在搬遷地，與一位回老家上墳的移民交談，他說：“故土難離，可到咱這達，就是一句話，有辦法的早都搬走，沒辦法祇能死守着，國家搬遷我們了，搬得可是痛快着哩，敲鑼打鼓的，搬到有水的地方，人活好了，故土也活得好麼，你看這才搬走幾年，這裏綠成啥了，以前光禿禿的燒眼睛哩，眼裏老是霧突突。”

一位長須飄拂的老漢開着車拉我們，激動地說：“以前呲脚呢，現在跑車哩，你說變化大不囉。哎呀，以前一條褲子幾個人穿，一條被子幾個人蓋，現在連太空被都蓋上了，你說變化大不囉。”

鄉愁在任何一個年齡段都有，祇不過在別的年齡段，鄉愁呈現出模糊朦朧的狀態，而隨着年齡增長，鄉愁就越來越清晰了。故鄉是用來回的。回歸故土的寫作，與離開一樣，激情涌動，却也保持着冷靜與清醒，祇有這樣才能更忠于自己，忠于讀者，忠于故鄉，忠于人民。扶貧從頂層決策到中層推進最終落實在每一個貧困民衆身上，每個人都是一部扶貧史。我選擇底層卑微的民衆為主人公，以最卑微的視角切入，堅持人民立場，走為人民書寫之路。我曾供職于省報，後供職于研究部門，每年數次赴西海固採訪、調研，對扶貧歷史、政策、舉措不缺了解，也不缺故事，西海固古老的大山皺褶中充滿了時代故事，民衆、扶貧者、支教者……遍地都是有故事的人，缺少的是最鮮活的細節、鮮活的語言、鮮活的感受。因此採訪中我不聯系當地安排，在陪同下走馬觀花的採訪，而是非常自我的行走，最大限度地貼近民衆，去發現、捕捉、體驗、思考，因此長達一年的採訪可以說是全方位的沉入，也讓我深深認識到對於西海固翻天覆地的變化，沒有比用他們的語言、講述來表達他們自己精神世界的變化，更為生動、恰切、藝術、深刻了，故我完全採取原生態手法，避免各種修辭手法的運用，原汁原味地記錄，與其說我是一個寫作者，不如說是一個感受者、記錄者更為恰切。（作者 季棟梁）